

钱商

樟叶著

THE LEGEND
OF MERCHANT



西北大学出版社

錢商

樟
叶
一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商/樟叶著.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604-3685-2

I. ①钱… II. ①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1084 号

钱 商

作 者	樟 叶 著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 编	710069
网 址	http://nwupress.nwu.edu.cn	E-mail	xdpress@nwu.edu.cn
电 话	029-88303593 883025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西安华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 数	1—30000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3685-2		
定 价	35.00 元		

《钱商》之见

十年前我在财政厅工作时，曾对陕商研究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滚滚长江东逝水”，总有源头在上方，陕人经商数千载，于今为近在明清。有些人总是一味地大批陕西人封建保守，重农轻商，自然经济观念重。为什么就不能正视历史，努力挖掘我们曾经创造过商品经济辉煌发展的历史积淀，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呢？毕竟，对历史的选择，就是对现实和未来的选择。二是得益于西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拓展和李刚教授的著述，由此知道了明清时期“食盐开中”“茶马交易”和盐布烟诸商的随机崛起，使陕商与晋商一起，最早登上了中国商帮的历史舞台，成为当时中国近代化因素的标志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些史料使人眼前一亮，增加了对陕商历史的敬意。

陕商在创业中的诚信为本、厚重质直、坚韧不拔的开拓精神让人肃然起敬，“随军贸易”的艰辛，自贡盐业的开发，茶马古道的风云，康定情歌由陕商后生唱起的逸闻与故事，萦怀于胸、发乎于情，使人不禁产生百年一瞬、风起一萍的历史回想与感慨，这些不正是我们今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渊源和精神食粮吗？可惜这段历史知道的人太少了。为此，我曾尽力鼓动过陕商历史的研究和宣传，与商务厅的同志一道召开了首届陕商研究会，也算是走出了从学术研究向社会扩大影响的关键一步。

就陕商的历史与文化，我多次与樟叶先生聊过，给我的印象是，他对陕商的了解不像我仅停留在概念和理性的层面上，他能更具体和细微地感知陕商、熟识陕商，他的眼睛里不仅有商，更有人，有着活生生的“自家人”，他能举出西安城内的商铺渊源，渭北商号的经营掌故，这让我十分感佩。知道他要写陕商，我挺期待，直到拿上他苦心孤诣，奋笔两载写就的初稿时，我仍暗吃一惊。在我有限的认知中，陕商大多是从事各种物业的行商坐贾，没想

到他一下子就抓到了工商各业的关键和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钱商不仅在当今,就是在百年前的陕商队伍中依然是经济的血液、发展的龙头,位居于那个历史阶段的高端与代表,也更能体现当时工商发展的历史风貌,没有相当深厚的积淀和功力,不是任谁都能用文学的形式来表现百年前“汇通天下”的商海沧桑,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我由感佩而到敬重了。

《钱商》描述的是1902—1906年,长安兴盛号钱庄在其第三代掌门人畅方正及其高参汪玄立的协同带领下,其子畅以训、罗玉梅夫妇以及兰州分号掌柜杨茂堂等人苦心经营创业发展的故事,其中穿插自贡、兰州、陕西三线的业务拓展人物活动以及与地下钱庄不法之徒的周旋斗争,可以说是纵横捭阖、时空交错、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呈现出一幅幅百年前陕商锐意进取的历史画面。其时正是“庚子事变,两宫西狩”后清廷颁布变法诏书推行新政之际,上面改弦更张,局面稍开,兴盛号就乘势而进、经业图强,演绎出一连串生动艰辛而又荡气回肠的故事来。尽管作者截取的只是五年不到的时段,却也能深入就里地铺垫勾勒钱商扎实经营多年的厚重足迹,描绘他们因势而谋、困知勉行的创业风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是兴盛号百年实行无须抵押的小额信贷资金运行模式。“员工不分职务等级‘经营外出百里内不得车马舟楫、一律结伴而行’”,“从乡间小业主入手,靠的是员工们行千里路进万家门,调查市场寻求商机信用。规矩实行百余年不走样,员工上下遵从效法,出门硬是靠两条腿从走路中寻找银号利润。”这是何等严苛的规定,何等吃苦耐劳的精神!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与樟叶先生同在商洛供职,一起推行过农村小额信贷,先是从北京社会科学院举办的试点中了解到尤·诺斯教授开创的“乡村银行”即孟加拉模式:“小额信贷、小组联保、互帮互助、持续发展”。而后由党政组织强力推动,由乡而县再到全地区普遍实行以小额信贷为主体的“扶贫社”模式,产生了巨大的规模效益和社会反响,二十六个省区的同志先后到商洛学习取经。未曾想到小额信贷的原始雏形并非外来品,它就扎根在百年前陕商艰苦经营的土壤里,让人惊讶而又倍感亲切。时代不同了,小额信贷的主旨、内容及形式已有很大的变化,但是这种面向民间小微企业和乡村商户的信用服务

方式,特别是陕商先辈们不辞劳苦,登门服务的敬业精神,依然焕发着蓬勃生机,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呼唤,在如今“大众创业”和“精准扶贫”的热潮中,正是我们要大力继承和发扬的地方。

钱商并不墨守成规、故步自封,他们同样有着远大的抱负和进取精神,这从畅方正的“十年规划”、兴办实业、拓展汇兑和抵押业务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中可以看出,其众多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正是沿着这条主线展开的,并由此引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曲折动人的钱商雄起的正剧。他特派二子畅以训赴上海学习考察金融机构、新兴实业和机器工艺,又以汪玄立辅佐自贡创业,在罗玉梅的先行摸底探查、化解票据风险、资助开发“木箍井管”等种种举措的推动下,打开了以抵押贷款推动技术创新的局面,进而推动顺昌号对面临亏损破产的山场桑园打包收购、重组资产,创办缫丝企业。“收购是账面字据,出售是买卖合同”,极大地拓展了钱庄的信用功能,将汇兑川省的“结算中心”推向了前台。兰州顺福号杨茂堂掌柜深得畅氏要领,会同李凤英、何东魁在烟业开发升级上做足了文章。就是在陕西境内,兴盛号坚持万亩茶园,扩大茯砖生产的目标不动摇,虽经磨难依然向前。对于陕北的石油开发,配合省衙、捍卫主权、投资巨额,着人随队考察,想必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百年前的开采,其中一定也滴滴着钱商孜孜以求的心血。

我曾询问过樟叶先生创作的原型和背景史料,他曾为此细阅过不少有关资料和传记回忆,并亲往自贡、康定等地遍访陕商足迹。这些经过小说想象和渲染的情节景致,都是以有迹可寻的过往历史作为依据。在我感慨于陕商先辈不惧艰险、顽强奋进的同时,尤为感奋于他们那种脚踏实地、实业救国的精神,无论是盐和茶,还是烟与桑,还有石油开发,他们都是扑伏在大地上进行创业,以金融扶产业,以产业兴金融,这里没有玩空弄虚的那些把戏和做派,通篇的创业史中最为常见的是那些艰苦细致的考察评估、精心核算和兴业发展;体现的是那种求实务本、崇德向善的风范,用自己诚实信用的经营实现对社会民生的责任。这些对于当今经济转型升级中我们时常念叨的那些事:金融要扶持实体经济,要大力培育新兴的支柱产业,优化结构,创新驱动等,无疑提供了充实而难得的历史养料和佐证。就是兴盛号凭一

己之力,多番周折,彻查桓侯官官察呼延松为首的地下钱庄为非作歹,坑害商贾的事件,对于当今我们打击金融诈骗,建立良好金融秩序仍然有着一定的警示和借鉴作用。

不过,以我之浅见,《钱商》故事大的历史背景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他肇始于晚清,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间经历了被动开放、经济起步、政体变革、思想解放等阶段,特殊的国情和复杂的国际局势决定了社会转型的艰难性、漫长性和复杂性。在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新兴城市开始出现的情况下,以商业和工业为主的民族资本引领着近代经济发展的主方向,也引领着近代新生活的变革,它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又受到国内国际诸多因素的重重挤压,发展十分艰难,陕西尤为剧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慈禧的西安之行,给陕西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史称“回銮”前夕,清廷大肆搜刮陕西民脂民膏,共聚敛白银70多万两,用了3000多辆大车;“庚子赔款”又从1902年起,陕西每年筹交70.4万两白银,为筹凑赔款,陕西当局采取“规复差徭”“盐斤加价”和“烟酒加厘”等措施,民不聊生、弃地复荒、商贾难行,加之官吏贪腐、弊病丛生,陕商举步维艰的境遇可想而知。除了自身的历史局限之外,这也是陕商终未雄起的根本客观原因。钱商的“十年规划”也未达到晋商票号“汇通天下”的高度,至于现代金融机构、金融体制的创设以及货币制度的革新那已是民国之后的事情了。我想,樟叶先生如果在作品中能将这些现实背景的重重阻难融入到人物故事的铺排和描述中,或许更能增添《钱商》的一些丰富性和立体感。毕竟,有着悲壮奋进意味的正剧,亦会使作品产生进一步的深度和力度。

《钱商》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并未沉笔于枯燥的商业运筹经营之中,在钱与商之上,作者更在乎和着意的是塑造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从历史活动主体的实践中去开发特定人物所具有的“能动生活过程”,并以充沛的情感和生动的笔触为其赋予鲜明而又浓郁的色调,成就为一个呼之欲出、伸手可握而又陕味十足的素描群体。作者尤为突出的是对百年前秦地的人情世故、习俗俚语、社会百态、家居衣着乃至各色建筑、日用物件

精到娴熟的细腻描绘,为我们展现了那段似已远去又可亲可近的“陕风”社景。人与物之相融、风与味之互通,更是增加了《钱商》的文学性、可感性和可读性。

书中畅方正的庄重沉雄、汪玄立的深谋远虑、罗玉梅的聪慧多情、畅以训的明达精进,还有那游侠一般的神秘人物丁喜坤以及阴险狡诈的呼延松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精心编织的一庄三号、一波三折的故事链条,穿越时空、调配得当、悬念迭起而又余韵悠长。无论是罗玉梅、孙维雄的自贡创业,哑女翠花引起的杨李风情激荡,还是对高景贤的危难救助,浪子回头,特别是侦破桓侯官官察一案的经年潜查一朝惊雷,无不使人牵心动情,说明作者本身就是一位书写传奇人物与故事的高手。他笔下那些穿插曲折、蒙太奇般的描述,俨然就可成为影视拍摄的上等原始脚本。

我不敢断言,但却有一个很强的直觉。樟叶先生对近代陕西,特别是百年前后的秦地人文有着很深的情结。阅评过他之前出的几本小说,再到今次的《钱商》,更让人感觉到,他就像是生活在百年前的西安城,他的情感思想、人文生活乃至笔下所弥漫的那些意象皆充满了当时的气息。而他着力塑造的那些人物的音容笑貌,顿足挥手之间分明就有他自己的影子。倾注了作家心血的作品中,必定有自己的存在,这似乎已成为书写者的历史宿命。樟叶先生情有独钟的就是从《五福》中走出,一路走来的刘五及其哥老会兄弟。这些忠肝义胆、血性阳刚、侠骨柔肠的关中汉子,不管他是在从军起义、保卫城池,还是在护教扬法、经商运营,贯穿其中的是一股社会中坚、平民英雄的气质,成为先生情思所寄、自溶其身的理想人物。这是先生的原创,带有先生深深镌刻的印记,亦可称为对文学人物谱系的一大贡献,有了他们的鲜活形象,我们才能从历史血脉中汲取于今更当珍视与发扬的陕人气概。

但是,对于樟叶先生的书写,我仍有不满之处,以前也曾谈过。尽管他的著作一部比一部有着显著的进步,但在整体风格上还是延续着自己熟悉的套路,在历史的高度、思想的深度和人物的丰度上还存在着一些提升空间。文学即是人学,文学的经典主要反映在人物的经典意义上,而典型人物

的生命力,正是凝聚在历史(时代)的意境、思想的洞悉和人物精神心理以及语言的锤炼上。樟叶先生如能在其所擅长的故事描述之余,更多地从这几方面着力,下些深功夫和慢功夫,或许会有更大的突破,创作出让人过目难忘的精品来。这点陋见,本身可能就带点老套的眼光,更像是一种言之过高的苛求,写于此,是为了不辜负先生的信任,也为了表达自己一片良好的祝愿。

樟叶先生是个讷于言、敏于行、勤于思、奋于笔的人,花甲动笔写小说,短短几年四部长篇问世,其中《五福》已改编搬上银幕,社会反映甚好。他的勤奋不是“闻鸡起舞”,而是“鸡随他鸣”;他的创作不是涓涓细流,而是山泉喷涌,此等情状,实属罕见。我有时想,倘若不是他走错了从政之门,而是年轻时代就专事文学创作,如今不知会精进到何种地步,至少已经著作等身了。

我曾讲过,樟叶先生是陕西近代史文学创作的开山之人,当时还有点左顾右盼,现在面对《五福》《晚春》《石语》和《钱商》四部力作,这一桂冠送给他应是肯定无疑的了。从政治——辛亥革命西安反正,到军事——二虎守长安;从文化——“景教碑”的守护,到经济——陕商的历史奋进,他用自己的生花之笔为我们打开了一幅幅斑驳绚丽的历史画卷,将百年前的秦人秦地秦风和重大历史事件活脱脱、全景式地展现在今人面前。历史近在咫尺、血脉仍在奔流、当代亟须滋养、未来正可筹谋。这不仅是文学上的贡献,也是历史和思想上的贡献。

天道酬勤,人道崇善。我相信,樟叶先生在陕西文学史上的地位会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我希望,樟叶先生在今后的创作道路上积蓄能量、思进图新,取得更大的成绩。我还要感谢,是樟叶先生将我这个门外汉拉进了文学评论之门,有了书写读后感这份作业,也就有了从文的压力与动力。不逼不成文,有文可提神;为文实不易,前路无穷尽。让我们一起共勉吧。

秋 实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日

第一章

1902 年秋,渭河上张渡口。

发源于甘肃渭源的渭河水量充沛,进入八百里秦川后,河道变得宽阔笔直,接纳了秦岭七十二峪涌出的山泉和渭北高原承载的雨水径流,千万年来孕育着丰美的秦川谷地,施惠于关中大地生灵,为两岸百姓造就舟楫灌溉之利,让关中平原最早进入水肥物美的中国农耕文明。

当渭河流经千余里行程到达渭南上张渡口的时候,河面开阔了许多。南岸的秦岭蜿蜒耸立,北岸的沃野一望无际,一年中正是棉麻豆黍收获的季节。虽然八月的暴雨曾一度使上张渡口漫滩封闭,河水激流在河床两岸的黄土堤坝拉出了新的沟漕,进入秋季河水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河水重归故道,河面舟楫帆影渺渺,两岸芦荻丛丛茂盛。

位于渭南县正南不远处的上张渡口,得名于渭河北岸不远处一座名叫“上张”的村落。当渭河水流经此处时,河床神奇地形成了一段约十丈长的深槽,人们依次整齐地向水中夯入几十株怀抱般粗实的榆木,两侧水岸堆积起青石块料,从粗糙松软的圆木露头截面看,岁月和流水已经使倔强的榆木开始腐朽。

码头上原本客流稀疏,但最近几天,上张渡口比平日热闹了许多。平日里码头船工们休憩的芦席棚屋对面,新搭起一顶蓝布大棚,旁边停放着几挂窗棂飘彩的厢式轿车,一根长竹竿顶梢吊起一串丈三见长的鞭炮。蓝布棚

内素土夯实的地面一尘不染，整齐有秩序地摆放着歇脚的桌椅，装有点心便食的朱红大漆食盒，新砌的炭火泥炉上，蹲坐着一只热气蒸腾的铜壶。

此时正值农忙季节的正午时分，艳阳高照，河水静流，码头岸边站着一老一少两位男人，不时向远处渭河上下河道眺望，他们身后不远处有八九个围成一圈的青年女人，传来陕西和四川方言混杂在一起的喧闹声。当地明眼人一看便知，又是渭河北固市镇那几个财东家过事接客呢！

“老爷说好大清早从张家堡子码头起身，从长安到咱这儿，也就是两个时辰，晌午也该到了，咋还看不到船影？”站在岸边用一只手遮在眉梢、不住向西边渭河上游眺望的年轻汉子问身旁的老者。这位年轻汉子叫畅以训，时年二十四岁，穿一身合体的黑色长袍外罩玄色立领坎肩，头顶黑锦缎秋便帽，红润的脸盘洋溢着男人的青春年华。畅以训是长安兴盛行号掌门人畅方正的二公子，他所说的“老爷”正是其父畅方正，畅以训一年前奉父命留守故乡。

畅以训话音刚落，上游河面传来了几声清脆的木梆子敲击声，站在河滩旷野上，不用心留意很难发觉木梆子传来的响声。

“贤侄少东家，老爷的轿船再过一袋烟的工夫就靠岸咧，叫伙计们拾掇伺候！”回话的人是站在畅以训身边的叫汪玄立的长者，年纪五十有六，个头高出畅以训半头，长脸、吊耳、宽肩，面颊白净清瘦，眼神清澈灵动，浑身得体洁净的深蓝老布行头，一手拿着白银水烟锅，一手用燃烧着的文烟细火指点上游河面，一边回答畅以训的问话，显得沉稳老到，精于世故。汪玄立特别对数字游戏“情有独钟”，能从数字跳跃变幻的踪影里，判定钱庄运营各环节的顺畅险阻，准确切割、果断出手。汪玄立是长安“兴盛号钱庄”的股东，自己在长安木头东市开办了一家叫“通源大号”的客货商栈，同时还身兼长安兴盛号钱庄的总出纳。他前两天返回渭南，为畅方正返乡打前站。

“这梆子声是怎么回事？听梆子响能知道老爷的船快到岸了吗？”畅以训疑惑不解地问。

“贤侄呀！这都是你媳妇川妹子的主意！她私下吩咐我在老爷的轿船前面安排一只船，一方面有安全上的考虑，船上配了几个熟悉水性的小伙

计,另一层是提前敲梆子报送老爷抵达的消息,让接船的人早做准备,一里外就能让老爷看到码头岸上齐整整的仪仗。人家四川人跟咱老陕就是不一样,咱的人啥时候人面前都是一张冷脸,人家四川姑娘知道咋样抬举夫君,川妹子在老爷面前给你长脸呢!”汪玄立笑着回答。

畅以训回头向蓝布棚望去,妻子罗玉梅用出嫁时娘家陪嫁的行头把自己打扮一新,头发从中分开,后部卷曲压平,两侧像牛角一样用红丝线扎紧,头顶几只艳丽的绢花,耳下垂挂长长的吊穗,面颊少许胭脂白粉,所有的色彩对比把罗玉梅的凤眼高鼻樱桃小嘴勾勒得如天仙一般。至于媳妇今天的衣着打扮,无论是梅橘图案的圆领褂襖,还是茶色作底,绣有月白竹子的坎肩,畅以训都没有看到眼里,赏心悦目的宽袍锦衣遮掩了媳妇婀娜多姿的姣好身材。

罗玉梅没有注意到丈夫此刻近乎犯傻的呆滞目光,只是忙前忙后地招呼伙计们添壶烫酒取柴升火,差遣码头船工准备渡船的木板、引船的钩镰,指点轿车把式一手牵缰绳、一手持长鞭端立在辕马右侧……这会儿罗玉梅正在把七八位四川口音的大嫂子、小媳妇排列在一起,顿时在码头上筑起一堵喜庆温暖、多姿多彩的迎宾花墙。

长安兴盛号钱庄是最初成立于清嘉庆年间(1808),由渭北汪氏家族和岐山麻氏家族共同出资在四川彭县开设的贸易商行,经营陕西棉花土布、砖茶、香油以及甘肃水烟,运销川地特产回陕分销等商品贸易。正当生意风生水起日益兴隆的时候,毅然放弃商品运销贸易,转行专营钱庄生意,鼎盛时可谓陕川商界一枝独秀,但是两家在事业发展的顶峰分道扬镳,个中原委业界至今无人能说明白。也就是这个时候,以渭北商人为股东的兴盛号逐渐放弃实业经营,吸收渭北大户资金组建银号钱庄,把金融业务的触角深入到陕甘川青宁以及江浙诸省,除了经营银钱兑换业务外,还专门组织资金对城乡中小商户开展小额信贷业务。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渭南商人组成的陕商钱庄生意发展成为与晋商票号、滦冀帮钱业齐名的金融巨子。在商界资金和人文交流如同一条河上齐头并进的两叶轻舟,人心趋利,联姻成为商人们巩固生意合作伙伴的一种手段。在四川经商的渭南钱商多与当地官宦

商绅联姻。同时人性爱美之心使然，四时适宜的盆地温湿气候，把川妹子一个个滋润得娇俏玲珑、白净婀娜，人见人爱。渭南帮钱庄在四川各地经营人才大多选用渭南同乡，于是就有了两地联姻的佳话，渭北人家灶前炕头就有了甜绵细柔的川音蜀韵，餐桌上从此飘荡起五香豆豉、麻辣泡菜、红油火锅的香气，也就有了此刻上张码头这些携子抱孙的花大姐川妹子，喜气洋洋地守候着亲人回归故里。

罗玉梅是畅方正老爷五年前相中的儿媳妇，婚后随夫从四川回到长安，一年前遵父命与夫君一起留守祖坟故园。

渭河上载客的轿船长约二丈，宽近八尺，平底低帮，顺水漂行，逆流行船时则由纤夫拉纤行舟。一般情况下，行船由一名手执长竿的艄公站在船首探路，船尾一名舵工紧握舵柄，按照艄公长竿指向操舵。今天船舱里坐着省城兴盛号钱庄的老板，以及兴盛号甘川两省分号经理掌柜等十来人，为了表示敬意，船老板随船航行，站在船首艄公身后监工。轿船的中间部分建有木结构的菱格船舱，顶部木板舱篷，用红绿两色大漆涂染，远远望去，犹如水中漂动的浮莲。

上张码头一声炮响，轿船靠上码头瞬间，两块崭新的木板稳稳地摆放到轿船和码头中间，畅以训和汪玄立走进船舱，畅以训行跪拜大礼向父亲请安，汪玄立抱拳作揖问候。这时罗玉梅端着放有一只酒杯的大红木漆盘走进船舱。

“父亲大人一路上辛苦了，受儿媳玉梅一拜！”罗玉梅跪拜在地的同时将酒杯托盘递到畅方正面前。

“起身，起身，又不是过年在先人牌位面前敬神祭祖，返乡回家怎么弄成这么大的阵仗？从河面上远远眺望码头，还以为到了夫子庙前的接官亭。”畅方正短短几句喜形于色的言辞，字里行间流露出踏上故土大地，受到隆重接待场面时难以言表的喜悦。

畅方正今年正经六十岁，是兴盛号钱庄第三代掌门人。他中等个头，相貌平平，没有什么突出的特点，耳阔、眉浓、颧骨略高，是圈中熟人能点出的

面相特点,经年常服也只有绅士白和百姓黑两种颜色,与兴盛号盈利目标定位于城乡各类手工作坊的目标人群的穿戴如出一辙。道光年间,畅方正祖上开始在陕西、四川、甘肃等地投资钱庄和当铺生意,到了光绪年间,畅家资产值达到白银四百五十万两,成为长安首富。

畅方正的经营才能得益于家族经营经验,也受惠于家族设立的严格私塾教育。畅方正长大成人执掌家族生意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听父亲讲起百十年前家族的一件往事,那时先人们打算离开渭南,迁居到生意业务比较集中的成都、兰州或者长安城的陈年旧事,当年祖上曾登临华山请道人指点迷津。老道站立华山西峰石岩之上,原地快步旋转几圈后,面西立定手指远方,说道:“始于方正、终于变化。入定西方方正城郭,富贵人生方能变化四海三江。”当时的几座城市城池,唯有长安城郭端南正北规矩方正,随后家族举家移居长安城。

在畅方正看来,父亲为自己起名“方正”,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规规矩矩做人、一丝不苟地坚守,“变化”才是“方正”的本意。在银钱经营中,商铺开始运营时就应当设计好制度规矩,运营中则要依据市场时局之变化修整规矩,“终”不是“止”,而是成就。基于这种人生理念,畅方正在各地设立钱庄展开生意时,注重立规建制诚信方正,同时及时调整经营方略,活出与父辈不同的人生精彩。

“方正仁兄,玉梅侄媳敬的酒不是叫你品尝的,她想请老爷走到船头洒酒渭水,恭敬天地河神,一谢河神保佑大哥行船平安大吉荣归故里,二谢河神护卫兴盛银号生意兴旺,扬帆出海直达四海三江!”汪玄立回答畅方正。

“这主意点正!说到了兴盛号再接再厉发扬光大的命门,兴盛号敬天地、畏鬼神,游走钱海求得发展,载舟的江河无疑就是众家兄弟和钱庄客户呀!就说今天码头上有条不紊的接客礼数,精壮整齐的汉子,热闹喜庆的场面,花哨却不凌乱,喜庆中处处显露出兴盛号钱庄的规矩方圆,叫人耳目一新!汪家兄弟,今天这出戏可是你的花花肠子?”畅方正笑嘻嘻地问。

汪玄立正欲回话,罗玉梅却抢了话头:“回公公话,今天码头上的活动,都是你儿以训的点子。平日里在父亲大人面前以训看似少言寡语,实则心

里头时时挂念着老爷呢!”

这时畅方正目光还不曾离开汪玄立的眼睛,听了罗玉梅的话,畅方正回身弯腰端起罗玉梅盘中酒杯,高举过顶,笑呵呵地招呼随行诸位:“各位商贾贤达老少爷们,随我上船头敬河神!”

以兄弟相称的畅方正、汪玄立坐在码头蓝布大棚下交谈,除了畅以训两口子不时靠近添酒倒茶外,其他各色人等都站在棚外恭候。兴盛号陪同畅方正同行的各地分号核心从业管理人员,很快被欢天喜地的妻子儿女迎接踏上返乡行程,上张码头平静了许多。

“畅家大哥,随行的人员都随自家的妻子儿女回乡去了,码头只剩下你我两个没人要的朽老汉。原先设计上海的麻当家与大哥今日午时先后到达上张码头,两股人马会合同行前往固市镇堡子村,然而上午得到消息,麻当家从潼关码头起身晚了,估计天黑时分才能抵达上张码头。仁兄今天起身早,在船上折腾了大半天人困马乏的,若不然叫罗玉梅姑娘陪大哥先回固市镇堡子村,我与以训贤侄在此专候麻当家?”汪玄立以仁兄敬待畅方正,足见两人情谊亲密。汪玄立所说的麻当家,是陕西岐山人氏麻良兴,也是陕西政商两界通达富裕的巨商,虽然麻氏家族经营业务近年来大部分已经转往上海、江浙一带,但仍是兴盛号的大股东,畅方正原打算在上张码头与麻良兴会面,迎往自己的故乡。

“谁说咱俩是没人要的朽老汉?兴盛号虽说由我当家,说到底钱靠搭伙挣,水在渠渠流,人靠章法管,年终算账有多没少都按股记在你老弟的本本上,兴盛号少不了你这出纳总管。玄立贤弟,这次你提议把我的六十寿宴由长安城改在渭南乡下举行,还邀请召集了众多宾客到渭南来,愚兄明白你的良苦用心。”

“自甲午战败以来,朝廷白银外流加剧,但随着国门洞开,民间商家与各国贸易猛增,民间保有的银子不减反增,商人手中聚集起大量银子,越是关乎百姓生活的洋玩意儿越能在国内流行,如洋布、洋火、洋碱等,市面活跃了许多。”汪玄立赞同畅方正的看法。

“大哥说得有理，商人不理政事。眼下时局变幻无常不稳，对庚子赔款以后兴起的‘办洋务’这些新鲜事引发的争论虽经久不息，但多在城市政学两界鼓噪，乡下却波澜不惊，朝廷的法度尚能维持，兴盛号的生意对象主要是城乡能工巧匠和各类作坊，眼下时局对钱庄的生意影响不大。”

“四川的卷烟和甘肃的水烟以及自贡的井盐，陕西的茯砖茶、土杂等大宗商品的生产商社，都是咱兴盛号贷款的主要对象。可是听说进口香烟携带方便、包装花哨、吸食简单方便，已经开始在京津及东南沿海等富裕人家年轻人中大受欢迎。香烟这东西到底是个啥模样？我还真的没见过。我还听说吕宋人准备在上海投资办厂生产纸烟，这些消息对水烟、卷烟市场会产生多大影响？人常说，人的饮食口味是从小养成的，只要从小吃习惯老娘做的饭，心不变，味亦不变，我咋不信这句话？从兴盛号百年经营考量，人心趋利最不牢靠，口味终究会变，这是我最近常常苦思冥想的一个问题。这次以贺寿之名把各地分号同仁请回渭南钱帮的发源地，避开城市喧闹，该让大家好好一议。”畅方正对汪玄立说。

“人生六十一甲子，在故乡举办生日寿筵更是人生幸事，咱把寿筵开成个神仙会，酒慢慢喝，话细细说。今次回乡各家各号的人都到了，清一色的高层主管，连岐山麻良兴都亲临府上，说明大家都想见你，都想对当下经营局势说说自己的看法。大哥寿宴上打算要说的话，前几天咱俩议过一次，大哥对兴盛号下一步的经营的思考有理据、有路数、有变革，我没啥新想法。不过我还是建议仁兄将百年来兴盛号对员工不分职务等级，‘经营外出百里内不得车马舟楫、一律结伴步行’的规定修改补定，我看二十里路小伙子走下来也得尻子冒烟……”汪玄立风趣地对畅方正说，然后换了一个新水烟锅，取茶盅抿了一口浓茶，由烟锅吸嘴缓缓注入水箱，接着用拇指和食指从烟盒中取出兰州白烟细丝，轻巧地揉成绿豆大小的烟丸，放入烟锅吹亮纸煤子，开始享用水烟带来的生活情趣。

畅方正说：“长安有句俗话说，‘尻门子上贴膏药，不是为治病，是堵（赌）一口气呢！’有人说咱兴盛号是陕西商业翘楚，我就不爱听这些奉承话！远的不说，前有泾阳安吴寡妇茶、盐、土布，咸阳回回的倪家木氏茶业，

旬邑唐家的水烟生意……动不动生意红遍全中国,再不用说如今户县三千‘炉客’闹腾四川打箭炉,常年深入藏区收购麝香、虫草等珍贵药材,成为名扬海外的‘金香帮’。兴盛号是随着先辈陕商的脚步发展起来的,是在他们成功的大背景下从陕商中分离出来,为陕商提供资金服务的专业机构,顶多算是商户们的跟班。”

“跟班也不能只许徒步不准车马,腿脚快了才能替主家多跑路。”汪玄立说。

“兴盛号为振兴民间经济从乡间小业主入手,发扬前辈陕商吃苦耐劳的实干精神,实行无须抵押的小额信贷,靠的就是员工们行千里路进万家门,调查市场寻求商机信用。祖上制定的规矩实行百余年不走样,员工上下遵从效仿,出门公干硬是靠两条腿从走路中寻找银号利润。你看看今天上张码头这场面,随我回乡的员工大小都是各处分号的头头脑脑,见到婆娘儿女连规矩都忘了,随便向我打个招呼,一个个有叫驴的骑叫驴,有牛车的乘牛车,欢天喜地地跟着婆娘回家去了,你的二十里提议用在婆娘身上不攻自破!哈哈……”

“男人们一年四季在外挣钱不易,婆娘们在家操持家务照看高堂也是苦日子,如今夫妻见面高兴是人情世故,叫驴、牛车都是自家屋里的私产,没花销你银号一分一厘!”汪玄立开心地笑答。

“说的是,说的是。”畅方正开心地凑到汪玄立耳根,接着小声问:“五月间发现四川银锭成色的事故调查进展如何?四川虽然是咱生意的大头,也不能漏掉对长安的关注。听说长安西街‘恒图卷烟坊’掺杂使假制卷烟,名分上是厂家的事,与钱庄并无瓜葛,可咱在其中有贷款借据,烟厂生意塌火了损失的也有咱的银子,钱庄理所应当给予关注,麻杆五哥了解得咋样了?”

“唉小五子就抬举他小儿了!麻杆五哥是道上名声。五月间我发现极少量川银成色不对路,送到银楼化验,是一种新的银铅混搭制品,有开炉制假本事的银炉川地有那么几家,若不然就是道中君子开设的地下黑炉。对钱庄而言,关键是弄清假银混入钱庄的渠道,按你的吩咐,对四川假银的专项调查已经启动,会弄清假银的来龙去脉。小五子麻杆已在渭南固市镇堡